鐔墟堂摘稿

鐔墟堂摘稿卷之四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禮職古和雷禮著

序二

重脩大名府志序

昔孔子懷東周之志必脩春秋載行事見何其篤於信古而不自用耶蓋述往所以鏡來而得失之林鑒戒係焉固不徒托之空言也大名古魏郡冀兗二州分域自帝項肇都古朴無文其俗湯穆降而殷末以奢酒侈數風斯靡矣沿秦漢唐宋以

來俱中葉不遑乘戈相尋叛臣逆鎮鼠穴其中甚或爲胡虜所盤據矣哉

明始見昇平之盛蓋其所來也有漸而早見亟反豈其無以乃之哉晴山李守宿儲詞林讀秘書於古史理亂之源罔不研核茲知大名事復以郡志請兩臺萊山鄭中丞省吾姜巡察松里馬督學推天泉潘君纘次寧非心孔子之心而欲見之行事矣乎天泉故太史編摩有年凡國史所得者載之郡史而又發縉紳家藏檢諸曹故牘及殘碑斷碣散落

未湮者搜括殆盡乃次為圖說為紀為志為譜為傳凡二十有八卷盖事極鴻纖理通幽渺而綜核今昔的然不謬於聖人矣政暇晴山與天泉相對展讀慮河防則思築瓠子之智通堤渠則思注魏橋之利振風俗則思陳孝行之義貢方物則思罷蚕租之害按田賦則思出市牛之仁輕徭役則思寬守具之令昭秩祀則思沉白馬之誠肅兵防則思構樓堞之畧與馬政則思踈括牧之患盖必神交意契若身親其事者時而抵梁公魏國祠低回

久之因將惕然有感曰是何明德之遠魏人懷刻至今不衰耶而衆樂名堂畫舫名齋又凜若嚴師在前其何德以紹之久而循阡陌升瑕丘憶公叔伯玉之相從未始不爽然同此樂也遠眺牽柯雍榆鹹戚諸故地當時車馬交盟於此曾如今日一統之盛乎又從而步重華望朝歌弔所謂糟丘鶴城者泯沒盡矣其當悼戒爲何如也夫古今者跡也興衰者文也稽跡以明世故徵文以存典章爲政之要莫急於此故魯有春秋而季札見之嘆曰

周禮盡在魯矣齊人亦畏不敢動今其名典章存
而不佚古今得失鑒戒昭然使有博洽如孔者見
之寧已於稱嘆也耶明予昔謫魏郡不獲遂私所
見今厚屬序其成亦信成事固有待云

順天府武舉録序 代作

嘉靖乙卯天下武舉科試士予奉
命按順天四輔遵例舉行偕戎憲某某如式三試之援
其尤得若干人事竣爰録其氏名幷文之優者用
紀盛典云蓋聞哲王維御函夏整旅宣威而必選

名將授之凡以正邦國輔文德也幽冀爲畿內地形勝甲於天下其人沉鷙多材果重許可而豪傑聲存者往往嫺鈐略祖仁誼不徒高尚氣力而已方炎漢末造光武赫然中興時則有寇雍奴蓋安平相與翼戴戶功卒肖形靈臺及李唐中葉兵起漁陽而李武穆能以少擊衆再奠社稷我

成祖龍潛于此由之纘承大統三犁虜庭而投隙驤騄塡然躍附者皆幽冀之選也豈借才於異代哉

皇上應運撫治緯武經文亦既懋著耿光覲揚哉

祖矣然崇舉武科凡幾前後以武科顯者凡幾至專閫一方徒操餘羸虛囊每遇寇發類鳥翔豕奔以規俾免未聞有出爲干城追蹤前烈而副明詔之求者將遺佚於草莽不能自見耶而何其聲跡翳如也昔寇盖諸公震興田野間循循無異於人其隻身附主未嘗用一射課一策如制科云也加之四郊多壘與干戈爲隣所處爲難然出其素所具者而隨施輒效諸生長育圻內爲寇盖諸公鄉後進且值全勝之運非復漢唐時事平居抵掌談

邊務見兼鉞者非人未始不心非指摘之今至集合試應制陳猷桓桓然以古全材自負無論寇盖輩事業使異日膺登壇之任不能保境息民是亦虛言勒襲將弭寧無愧於寇盖諸公耶語有之有爲而爲善則爲善不終寇盖諸公知義所在贄提不可遷故功以實著今

上以實求將才而諸生能以實應則羣策畢舉不必繫單于之頸而懾其牙威自震乎夷羌矣然子又聞燕昭王築宮自隗始而樂毅遠歸成功此巢實自

諸生始也故頗與諸士言之以爲恩方之榮云

賀元輔嚴介溪（禁苑）賜腰輿啓

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元輔嚴翁歷一品九年再考

荷

聖皇降褒勅賜宴禮部蔭一子爲中書舍人舉朝羣臣

工既相與談事稱慶播誦中外矣越十一月冬至

前七日復荷

聖皇召禮臣諭曰元輔嵩年七旬餘忠慎周悉朕心弗

安凡庭賀俱免只苑直賜用腰輿與翁懇辭不獲則

又相與嘖嘖慶爲曠古希濶事何其盛也朱夔賀
特免吏籍不一覯惟宋文潞公以四朝元老嘗賜
肩輿入朝固未有禁直錫輿爲常如翁之所遇者
此豈偶然之故哉史臣稱潞公佐輔相五十年公
誠亮直樹立恭甚侍立終日不喜是其結獄譖巨
朝野倚重非徒才足集事而其心亦無忝於忠慎
矣
聖皇蒞治日久洞察天下事幾一時羣哲諸臣賢否忠
邪舉無能遁其情而終始疑信恩威不測翁自禮

卿受簡注直禁苑與議軍國重務不徒尊稽古禮文之事及莅樞秉政晉秩輔式百辟召問賜對親如父子而謙忌不能移非若潞公旋用旋罷者可比翁恭慎抑畏不以成德自居入直幾三十年恩愈隆而心愈下且扁日鑒於堂時省括之雖然燕息話言儼如

天威赫臨不敢頃刻懈佚每遇邊情軍機災異急要憂惕中夜仰體

聖皇所以兢業者有之於身恐使一物失所耶間嘗窺

翁一二灼灼可睹者如折逆將以息邊釁正枉獄以杜告訐乞恤詔以拯時艱止撫議以殄倭奴之類如遏狂瀾橫決鎮以砥石視至和中首定大計深厚不伐其心同而隨能收斂無隅畀忌於諸司庶府有奏體制于恩澤者又嚴詞拒之不輙色假即潞公之忘仇嫌戒貪進又何加焉至於迎機啓沃潛定國是使善類獲全功歸不宰蓋有朝臣所共知而外臣不及聞者亦有

聖心所獨契而朝臣不與知者其寵賚自天非衆益之

定樞乎夫國祚隆長每於耆舊古之方潞公初起
元祐時年九十餘而委虵朝著遼使發容仰望風
裁公年近耄筋力强健即壯夫不逮每直夙夜諸
侍者咸稱憊蹐獨翁燈下理文書如書甚或賜札
裁答至達旦忘寐是天爲我
明佑良弼也使外夷使者見其容寧不却立拱手稱曰
天下異人也哉然潞公以老請而在朝未久功業
不究天既佑我翁以壽考又遭逢
聖眷特加殊典以順天和如腹心手足之相須則父道

之化自超越於宋而
社稷無疆之休不於是乎基耶某等忝翁鄉後進遭逢
其盛而知國運隆長也敬書此爲天下道庶後世
紀元功者或有徵於斯云

贈徐華亰提督山東學校序

予嘗稽古今人才之異有感於學校興廢之端矣
齊魯之民有聖人之敎化其素風也方春秋時王
道湮而習俗淪孔子興於洙泗脩六經以存先王
之舊其師弟問答辯難固非有爵祿刑罰驅之勸

咸而身通六藝者三千速肖者七十如顏閔德行具有聖人之體其次以言語政事文學稱者皆可佐天下國家今偏州下邑莫不有學廣置弟子員又遣憲臣臨督之按以科貢餼以廩餼不率者有罰視古爲加嚴然士各以質自就尚通好異如水火然求一言一事以幾古人不可得已豈人才盛衰不係於學校者耶盖孔門之學以切己爲要雖詩書執禮爲雅言而不離於身心故子夏傳詩傳禮非不該博善屬辭而孔子必戒之曰毋爲小人

儒是學非爲已即善屬詞如子夏猶不免小人之歸而今之學校其亦有子夏之遺者耶佔俾呻吟於六經大旨未能了貫即課之以業文其獎也取應試括帖售之以倖一捷可蕺其蘊爲德行措爲事業也與哉是其誇詐功利之習又不止於小人之儒爾矣使孔子復生於今所以傷吾道之隱爲何如也華亭徐君學務實踐不苟爲容由吉士擢御史振鐸燕趙先德行後文藝一時慷慨悲歌之士以豪俠任者丕變爲沈潛今移督兩浙學校能

無感於孔子之教乎夫孔子之教不外文行忠信苟傳之以文而行以忠信耶悅紛華如子夏猶能黜小人之儒列文學之科況文莫備於六經四子國家以是課士而取之蓋使之誦法孔子而求實用其能不由今之制以復先王之盛耶蓋孔子嘗變齊魯以至於道矣非强之使變也不過行六經所得者而誠以動之耳今太山龜蒙環鎮如故其誇詐功利之習非不可以挽正故管仲急功利者也充其假仁之志至於一匡天下使列孔門與顏

閔同遊安知其不可進於王佐彼子夏固篤信聖人者也非經孔子陶鎔則亦不待再傳爲莊周所竊矣是俗有美惡均之可以至道而盡人之道不外盡己而求夫經之實所以印吾心也經之文所以載吾行也以經而求心以心而課士則不必復古制以爲教其誦説諷詠周旋舞蹈者皆彼之性情筋力手足也而皇帝王伯之辯亦不外此心得之是雖從事於經義策試而德行事業不失爲君子儒矣華原孝友忠信素孚於士類風裁精神

可透金石以躬行有得者帥之則齊魯皆有聖人之敎化又非燕趙任豪俠者比也

贈中丞羅仲山撫蜀序

巴蜀沃野千里爲坤維大都會西控吐番南撫蠻獠而松潘疊溪茂部爲散諸形勝尤爲藩屏自正統以來熟番入寇時遣大臣經畧而事寧則罷不常置至景泰初播敘天全等處不靖始專設都御史鎮撫授鉞建牙屹然爲西南巨防矣然歷稽撫臣行事由關中至者不概見惟彭華菴以總制往

而巡撫則馬公昊也及觀先撫臣胡端敏薦疏稱
素蓄忠勇任事所平蜀寇秋毫無犯馬公志通南
路而卮于時議至爲嘆息謂關中人物秉義直前
固天性然者非耶由馬公以後四十餘年又以仲
山羅公出鎭將大宰所以推薦者不同端敏之慮
耶方今承平法弛武備不飭久矣而蜀人兢勇悍
與嶺僰相雜易煽自冦保定不能治昇鑾繼以羅
磁州汪石首含忍混貸而舊維州之失竟不能復
因循弘治間潘崇德諸公一切以保守爲事養成

盾根踞不以聞而南路梗塞蓋五六十年迺不可復通矣況酋夷蝟聚軒嚣相効不下董卜韓胡董也加之歲嗛賦煩侵牟自肆如張䝉之貪殘比比有之則廖喻駱范之求挺以起者未必無也仲山視彭馬二公為同鄉余受重任繼其後寧不懷焉公之憤而抒莘菴之略耶然莘菴勗勤軍旅中於輯綏之政無與焉公雖勇敢有為而輕試所長事有歉於萬全仲山沉厚諒直坦衷無物在銓部進退百執事不憑臆決及提督四夷館清理軍黄晋

掌馬政所在虛納衆善而夷情戎實皆洞悉其要領則舉全蜀而鎮之必採集輿論而不昭馬公之輕試也又遭逢

君相一心許歷等周思以為宿謀非若馬公為時所忌誠舉銓部所以進退有官之意而舉刺蜀吏則屬職不患於不脩而又峙糧糗蒐戎伍宣布德威以風部落使白猓蠻木幕義向化則維州再復南路可通有以竟馬公之志而莫危銷萌保障全蜀公謂吳隴千復出也詎匹績業奄已耶繼此而蜀人

組盈必藉冀得關東名德者鎮之則大宰推薦之意爲不虛矣予輩先明吏部與鍾山同僚喜其尋鉞一方因致屬望之私云

贈同鄉蘇南峰之留都序

方今馬政廢弛惟江淮爲甚豈其地不宜孳產哉玩愒相仍莫其所由來者有漸矣我皇祖始受命起義濠梁西征逆不庭固未嘗借馬於北地及夷荒剗定九州悉入版圖苟地可孳牧必雇聖慮而特設太僕寺于滁親定江淮種馬歲徠所息非

藏兵守民爲萬年根本計耶歷成化以後官民恬逸不復講求牧法視印烙孳報爲文具甚或持科條濫徵必盡爲己每歲權剝民脂縱牙殷求駘斃賊而積弊厥宰當事者諸難一切繩之則亦不得已曲貸寒數而已其好爲議論者不悉弊源胥謂地不宜產欲併去其種徵價北市是因噎止飧也

而

皇祖所以親定孳孳至再至三者果何爲哉夫牧馬之政備之南者不在於地使監牧得其人則孳蕃也

澗可使爲馬海而況江淮千里豐草相望者乎不然魯衛燕趙其地固在也而冏野無斯材之風楚宮無騋牝之効盡冀以北不聞千里之駿可謂罪於地產也與哉南峰郝公由選部佐冏卿所隸者魯衛燕趙之產也未始不傷今而思古至閱江淮歲儀不堪賦必惕然思

皇祖之貽謀今晉掌留冏章舉江淮馬政而悉隸之則慨惕於昔者可振刷於今矣而施爲注措爲何如也夫饑死飽生人與馬不相遠而空群之良不可

以槽櫪拘循之異才不可常格待也南峰嘗牧長垣之民視之於子民頼以息及銓別疏品秉公持鑒不忍異才困頓於時亦既能拔其良矣僉以牧民者牧馬豐其芻豆而以時休之則馬力裕而生育自蕃其有汗血之駒稍加巨眼甄別食盡其量策必以方知官人然則才美外見江淮盡戰騎可朝發夕至耳豈非萬世利乎予昔佐留閒慨然思復成憲而力綿不能見之行事則亦托之空言今南峰力可以有為而書以贈之庶未竟之志仰頼

以成則吏部寮義有光多矣

贈僉憲李五華之浙江序

自古嗜脩之士輙巡列國縱觀上風非徒抒情玩景而已凡以灼地俗求吏治也兩浙爲吴越之墟入我

明列首藩其區域分合民風淳漓按載籍可攷見而勝遊遺跡爲田夫野老所指畫者赫赫若前日事五華李子清才雅度卓有四方之志今僉浙憲職專巡察而山川之秀麗井邑之浩穰與夫千疊萬狀

隱見出沒於烟雲杳靄之間者寧不曠然起遐思耶南瞻越鎮是爲會稽秦望諸勝皆拱環於其側乃嘆曰此神禹所以會諸侯而計功者也非德其何以承之盡境以內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檝爲馬相望乎若藻芙渠之濱則又惕然謂曰是吳越習水戰而雄視中原者也今尺籍盈伍不能發一矢斃一倭將所謂用劍易發者果安在哉既迺循秦柱歷長牆泊檣弔始皇之侈大又訪聚景玉津故址而悼雙龍之莫挽則爲之長太息曰秦欲以

力鞭笞天下而民不堪命宋偷安一隅而涉浦無淵岸非朱恢之明戒矣乎時而振紀綱嚴所治則水沴為患孰若陳渾之湖塘冠略竊發孰與劉晏之義兵淹繫枕獄孰效張詠之明決饑莩塡途孰切黃灝之蠲卣其間有課及蠃蛤胎鷇敲樸撼搖相矜以殘是錢氏之巧於後民者也使勸懲失則將何以率之使蘇耶及下學禮先師咏秀文而龜山麗澤書院相望於列郡取經義時務教湖人者以勵各學使祛箋箋之弊而天目諸峰所謂道家

幾十洞天并諸不經訓者下令禁之毋令惑俗又搜禮岩穴之士有孤山獨廬桐江一釣爲之舂軏而委聘焉與夫三戒雙節青嶺紫芝皆曠代所殂豆於其地者也豈無類是而忍抑不以聞乎政暇閱畢妙亭記其民足魚稻菱蒲之利寡求不爭而今至錙銖必競牒訴爲多兼俗侈奢靡尊滋味林花岸柳觀遊相屬無復信實朴素如楊億董所云甚或尚浮屠崇臺榭黃金盡爲積灰詎詩書之習不足移易之耶而何其不以古道示也至於覽天

台鴈蕩之奇虬松巨石擰柱峭立則巑然此節不假緣飾由剡西泝甬東極蛟門虎蹲思作天險以扼東南要會故舟所至澥渤海通五湖沛百川而納之自足以恢襟懷而得其大觀矣豈最貝文移了巡察之責也與哉語有之觀於海者難爲水五華起跡漢東以盡荊郢之勝今進而吳會一寓目得之則器度日宏遠大可致異日騰九州兩四海固自此而發軔矣

贈馮汝迪知太和序

太和控吉州南鄙古稱細民險悍難治至宋王陶知縣事以振職稱何其孚化頓異於昔耶及觀陶紀公廳謂行道貴乎誠臨事貴乎果則知陶之政績殆非偶致者然誠與果非二道也如枝幹然天下只有一箇誠字更撲不破外誠而求爲果斷焉則必有不當果而果者矣今夫良金鑠於烈火而百鍊不耗者以其精純也使雜以鉛砂則亦隨火力而化矣心之所以宰制群動不啻金之在冶也而卒然加之往往周章失措不能奮決有爲者非

病於無致主之誠乎昔賈内翰黯及第請益於范文正文正謂之曰君不患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内翰佩其言而夷險一致卒不能奪温國教元城不妄語元城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表裏一致遇事坦然有定守是不欺也故不可佗而不疑於行者未必不本於至誠可信也陶知太和雖其剛正不撓足以畏服民志然果與誠判爲二物則亦未免以氣勝而可窺文正温國之藩耶汝迪青年茂質早發巍科閫奧明諒謙恭不伐人人以

遠大期之不憂其不顯也今知太和繼陶後即所記於公廳者而求之其能不服文正溫國之教乎矧元城自十五歲以後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一箇誠字無處不通貫內翰於筮仕之初得不欺二字故當行必決而終身用之不盡沒迪於今日發軔取太和行事時檢括於心廣廈所棲與屋漏果無愧否上官大賓之臨與匹夫匹婦之視能無間否積勞于三年與期月所布或有厭怠不專志力行不以須臾少離則致君澤物之心自懇惻

朓至可質之於俯仰而因革取舍刑賞予奪據義理披判固不患其不果矣由之臨大事決大疑排天難無往非誠而天下莫不信之故能奮然有爲以對于天下也終身行已之要不基於是耶愧予學不如文正溫國而所以期內翰元城者固在也故因陶之託而裁其義亦可以備汝迪之座銘云

贈鍾太初知福寧州序

國制賜進士出身者多補兩京部屬其出知州事不踰十之二三而樂內輕外人情皆然豈固輕於

外哉亦病於所習而已矣夫政令始乎朝廷終乎州縣苟存心於愛物自一命之上無不有濟況環數百里爲州州有屬縣土地數百井人民數萬口政事數萬狀而休戚安危咸係於守可薄守而若不足爲乎使薄守而不爲則夫古之賢士隱於魚鹽屠狗者豈少哉而不以爲賤甚或白浪朱崖遐險瘴癘至惡地也而不爲風濤改色此其胸次高遠真足以蛻穢濁而出埃壒也視瑣瑣於內外者不足與較矣故道苟可行則雖處卑位混乎流俗

其所爲高者固在也使仕而不能行道則雖躐崇樞席重祿秖足以速官謗耳可語舉職也與哉予以文字試太初見其議論每切於救民及第進士杜門讀書未嘗求知於人一切崇高汚溷早亢紛拏之習舉不足以移之今承命知福寧州事轄二縣是專城一方力可爲者無弗得爲也又連山距海西接晉安北鄰浙壤無瘴雨蠻煙之毒其俗家庠序人詩書固善地也太初欲擴大其胷次登浮膺絕頂極目千里屬烟波深處之句則琉球諸番

舉在甄陶之下而嚴雲曉香海日春花繚繞於城市者類足以采風灼政何必認吳航而後償吾懷耶是故雖容墨蹟何以使弦歌之可誦巖石青葛何以使孝行之有徵放囚歸祀何以使囹圄之空虛鹹鹵殺稼何以使良田之有秋鶴林桃花何以使萬物之日茂則居實容虛其往如登其益如下不啻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悪沱也究其所挾負荷大任不可勝乎哉昔韓魏公以進士及第獨滯於莞庫而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識者以大器

期之予知大初之要路在前也而書以爲贈庶他日或有徵於斯言云

贈雷橫泉恤刑江北序

予嘗閱東海太守殺孝婦竇氏郡中枯旱三年豈匹婦之行可上徹於天耶而何其徵應章烈有若是也蓋天以生物爲心其形雖高而聽甚卑即草木蠕息之微或拂其和亦足以示異况元元之萌忍使其含冤以死不爲之昭雪矣乎今大江以北亘連東海困於水旱盜賊者比比而是又俗儇佼

黠滑儉宿狡狹徽詞快私仇者千態萬狀不啻姑女誣孝婦已也而典文者又上下其手以意成獄使愚民脅息辦死須臾如孝婦嚮冤者豈少哉然孝婦之冤雖遇于公知之而獄卒職畢不能奪太守之筆是孝婦終以冤死也

皇上憲天法祖惇愛元元猶留心聽斷芋然不以成案爲評而江北一帶特

勅法曹橫衆往讞其成得以便宜裁決詎太守輩所能奪耶是于公不得申雪於漢者得申雪於今矣夫

志欲有爲而阻於勢力者猶可以自誘令志畫可以
狹決而又過于公之祠可以追悼前事苟自姑死
之情推及其餘則准民殺牛輸賦難抵爲奸法泰
與人被殺三年者未必出仇家又安知盜銅像面
軀不皆逮繫所疑之人而亡命朱家者非賊屠佐
命之權耶此其情之當矜固不異於孝婦矣列于
公申己死之冤而久旱大雨如注天道固甚邇也
橫泉慈惠明誅在法曹不忍骫法徇人茲祇奉
明詔昭然凡桎梏相枕者皆待鞫辯則平反所及人無

枉死不致如孝婦之含冤而滿路皆福星也由之和氣不閼上通於天而歲登大有荆棘不生則於欽恤之命為無負矣其繼于公而高大其門閭者不於是乎肇耶是贈者意

贈僉憲馮明卿之江右序

予自幼侍先大夫間叙江右僉憲以雲間張淦簡公為最已稍心識之及稽淦簡宦績自副刑曹出僉憲政惟持大體不事苛察而已此豈矜絶之行有可以驚世乎哉而何其繼者之眇也蓋自道殺

涇而法術與政失所尚久矣茲才胥猾吏之士役耳自騁聰明肴肴然取米鹽冗瑣并諸非紀要者人人而譏括之事事而抉摘之卒致塵牘湘仍有不勝其煩積者視莊簡之持要爲何如也期鄉居鹽官客通雲間耳莊簡風聲甚熟及舉進士補刑曹進副郎目碑刻有莊簡姓名渴然興仰止之思而比法彖讞不忍墮前聞今又奉命僉吾浙右憲竝得以襲其餘風寧爲莊簡所不爲耶由莊簡而來至今八十餘年不知其行事之詳但憲司之體在

於數吏治恤民瘼非徒取辦擒伏已也即莊簡之所恃者諒不出此今大江以西地瘠民貧爲水旱盜賊所困已嗷然忘生而無名徑賦日削月滲辟之久殤者特不至於蹶耳是民力之竭視成化時爲甚所賴營衛之者良有司也而今之有司豈無怙勢元載而效力受賂者乎不然則羆衛卒收資廪以爲月進者未必無也此皆吏治所當問而憲體莫重於此使莊簡遇之必不撓法徇人而明卿獨能晏然已哉語云不學爲吏習已威事跡莊簡

之持憲也不改法司之素至冣歷中外若大司馬叅賛留都機務始終一節未始不自刑曹基之明卿在刑曹倜倜持憲體槩所持者行之於江右則綜覈名實吏治自精毋敢秦越斯民視之務苛察失大體者可同日語耶嗣是遠到可期而祿位勳業未始不自此基之矣

贈劉容峰知常德序

自古稱爲世家者非徒取簪圭蟬聯侈門第爾也謂其積仁秉德福生民利國家斯可以善休聞於

不窮吾江右世家首推萬安劉氏自大司寇雲菴歷方伯安菴少司寇執齋俱以科名官爵顯而忠孝仁厚三世一轍今又有容峰繼之謂盛德之後必昌不其然乎然安菴起令歸安執齋起令輝縣並爲民牧而遺愛至今卒之晉內臺敭歷陝汴閩楚間入爲中丞掌邦禁未始不自邑宰基之容峰筮仕內臺遷掌法曹事皆祖父臨政之地所以流布勳馨者也朝夕景仰守三尺惟謹不忍骫法負前人至恤刑滇南罪罪釋釋必求允當而深辟瘁

癘之鄉無有枉死者及法所不可貸然持之視雲菴之抗石曹執齋之評大獄可謂不佚其光矣今出守常德以行之法司者施之民者宥之以生乎夫事必專而後利凡以柄在手也亦安菴執齋爲邑宰有郡守臨之尚能行其志於一邑況常德隸四縣休戚興廢懸於太守而施爲注措皆得自裁非邑宰可比其人氣和柔多淳朴勤於耕織一切繁麗艷冶及割鮮遊惰之習不接於耳較之處法曹而要人險猾撼捏令甲者迥不相同雖其俗古

惑巫覡未物理道而漸染我明詩書敎澤於策籍徵者彬彬然則訓之理道以崇篤實之風不難矣特而按行所屬數縣吏則雲翁考察遺聲義人猶能言之敢輕貸不職以閉德化乎由之抵會城謁潘臬大吏升其堂而展禮焉慨然太息曰此吾祖所以旬宣十四郡者也使郡事不脩不可迷於潘臬是不可對於吾祖者也視歸安輝縣之政得無有愧矣乎必將求前人之烈而光大之使行之歸安輝縣者行之於四縣而與作起

隆六事具舉則可述職於藩垣而見吾祖於地下矣萬一朝廷遣大臣考察州郡如雲菴故事則容峰必膺旌典楚人聞而慕之必將指而言曰是其先嘗由中丞考察吾楚者也是其先嘗任布政旬宣吾楚者也而累世遺愛不永有休聞矣乎予與容峰同舉於鄉素景其仁厚不愧世德而令弟唐岩守嘉禾副浙臬亦久以惠愛聞故述以貽之知容峰必為良守也歸而會令弟於杭得無以予言為然乎

贈張伯揆知金谿序

金谿自宋置縣以來民獨好李令仲方爲立生祠且屬草廬先生記之夫草廬非阿所好者而刻其政績于石且稱仲方嘗書廉勤公慎恕字于座右以自勵將所謂得民者不在五字已哉夫世未嘗乏才患有才而不善用方其操柄造公而生殺予奪皆可自操一切紛華盛麗類足以滔人使必移所習則逸心勝而爲驕視民生休戚如秦越然而玩愒歲月苟幸需遷焉耳又烏能兼公省將斤斤

持二又不爲刻削之計耶此天下所以必循吏也而况於俎豆其兆乎伯揆居素讀先聖法言開口論天下事恒以古名哲自期待及見有司以嚴繩下索米鹽細事則惡其不恕凡所更張肆情方騁則惡其不慎於賦徭斷決而輕重其手則惡其不公雅愛寵翫曠時廢政則惡其不勤至於侵牟掊漁趣以周備國將竭喪指之矣又不徒惡其失守已也今承命宰金谿不思見之於實踐數夫好惡之心古今所同跡伯揆之所惡者而反之於心則

金谿之所惡者即吾平日之所惡也於所惡者而
勿施焉則草廬遂刻記仲方而祀之至今者即其
所惡勿施者也然好其所好惡其所惡非甚高遠
難行之事而吾今能為民所好者不多見焉何哉
以學術不明而義利之未辨也不辨乎義利則先
私而後公內己而外民求其不為厲不可得已為
欲行五字於民不亦難乎仲方非知道者而天資
朴厚有愛民之心故能以五字自勵而金谿之民
德之非有所矯飾求媚陷擬能以己之心度民之

心則知礪名檢惜光陰不忍以胸臆之私行於一

邑由之處事敬涖衆寬距字恣行纏下拂其所好

也哉吾見繼仲方而俎豆者必伯㧞也孰甘廬之

筆豈曰無人敬書以俟

贈都諫趙桂野赴留冏序

自昔任司課上封事切而不迂者首稱宋韓魏國

而馬政一疏尤剴切時弊及出鎮定陝等處甄汰

流品於戰馬不拘牧市悉布野充廐椎諸鎮始信

老成謀國行如所言非勦襲也今百司墮弛馬政

為甚先後建白不下百餘疏而未聞一人注措有明徵者何哉宋儒云秉實心則不求煒於觀聽慮事遠則不敢效於近小此魏國所以行如其言而余多指摘焉奈之何望其為魏國也柱野蒻冠遊留都魁秋闈挺挺有大志不假雲見之占人固以遠到期之矣及居諫垣不操一切炫名稱必攄肺腑為根本遠猷凡糾正官邪吏弊務服人心至事關隱憂酌機時發往往存國體謂之切而不迂者非邪王沂公稱魏國切而不迂知其事業博大悠

久而魏國終爲宋社稷臣柱野秉心實而慮事遠
久著諫垣茲出司留問見之於躬行寧不符其所
言也哉觀寺署特列計牧設管而循環報駒嚴以
歲限必惕然思曰此課牧之程我
明受之所司以實我征者也視爲冗具可乎歲歷江淮
一帶其水甘土饒豐草所存而疆分鱗次井井不
紊又將惕然思曰此古稱淮沃奧區我
聖祖藏兵於民詔之萬世者也而盈野無牧跡可乎按
故牘察歲息所在逋負相仍種耗過半而一二處

瘠盡驅之力未郛甚或縶維相望朝夕不克一芻
又將感慨長呼曰噫此魏國傷悼於熙寧而又見
於今日者也不思所以振之乎夫秉心不塞淵視
牧政爲靡文則曰歲俵不必如式苟克課下乘可
也不然則牧種不必存歛錢北市以了目前可也
而國家所以佚至險於至順者固如是哉杜野居
素糾正官邪吏弊惟求爲國得人則不輕於自試
曰將爲牧擇官舉魏國施之於定陝者施之於今
日矣矧魏國身扞邊圉北阻於遼西逼靈夏其勢

爲難以塞淵之心行直之隨試輙效今留囿所隸爲
畿輔神臯而龍驤鳳跡足以起物覩之誠仰體
聖祖所以建牧至意則必求牧事之成而延祚於不朽
將來事業予葦又將以沂公之望於魏國者屬望
於桂野矣予昔佐留囿頁贖實多屬司課西塘劉
君等屬以言乃忘其頁贖因著平昔所期以言贈
其將然之否耶

贈陸汝翼知潮州序

蓋嘗論之相觀而化者爲風相習而成者爲俗而

古今難於移風易於溺俗者豈其性然哉潮州在李唐以前僻居南海華風未張及韓昌黎刺州事首置鄉校延趙德爲師於是潮人篤於文行以禮讓相崇由昌黎而降至今千百餘年秉歷茲土者莫不以昌黎自肩其庠校遍於海濱所講誦而督課者亦莫非昌黎之舊業也然華文少實角爲豪訟貴人橫室擅陸海之利氓系席綺不稽典制其齊民下賤則寘入其籍甚或倚險肆掠時竊起厲無復篤行之風如昌黎刺潮時況冀其觀化於昔

而父母視之耶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汝翼承
命知潮州雖未入其境難以遙治然嘗以進士宰
桐城矣見前令有某也善則衆必趨而好之其也
不善則衆必疾而惡之乃與其所好違其所惡而
民莫不宜汝翼以治則知禮義爲民生所固有非
可以智襲力强而發之於好惡者潮人之心即桐
邑之人之心也昌黎能因其所固有者開導之則
顓蒙破而禮讓生者以其有所觀感焉耳後人不
能心昌黎之心徒課以應舉括帖則誘之以學者

利而已可望士君子之行於編氓乎哉矧昌黎之刺潮以直宦當時視爲瘴鄉昌黎不以其謫罰我也而瘴視潮地殫心率職力挽陋俗升之文物盖忠君愛國之士設施類此今

國家聲教暨於粵南潮爲名郡善地非京朝官負材望者不推則

皇上所以用汝翼者非昌黎謫刺比寧不以昌黎治潮者治之耶汝翼繇原道篇嘗慕昌黎之爲人恨不生同其時與之上下其議論誠即已之所以見宣

於桐邑者始終不渝則昌黎之所以治潮者自足乎已而無待於外矣知以古今異宜難以耗移則鱷魚異類也何以使之遠徙而至今田夫野老皆知敬祀昌黎者豈強之使同耶是在爲之而已矣

題李節婦卷序

我

朝以風教示天下凡遂高彤管之徵有一善行不闡遂阻許有司援實旌禮而況特秉貞節屹然載足爲世砥坊也耶余豫章故重風教近士民領紹

治毋龔貞節事何其識大義明甚夫自世教衰而
民不興行久矣縉紳大夫開口論古名節事慨然
無所讓却少涉勢利皆齦齦畏避不敢出一喙其
稍知感奮求托於世者類効自經之諒則亦與草
木同腐而已於世教何賴焉按龔歸紹治父諱錀
方九月懷孕在身即稍去纓袡號哭幾死既而顧
言曰使天道有知所懷爲男則吾夫雖死猶不死
也抆淚發大事以爲所懷及生男即紹治乃泣謝
天曰吾夫果不死矣時母氏姚憐其早寡欲奪以

他志龔泣抱一脉拒言吾所以恐死者爲此而已
何得此敗俗語耶即斷髮自誓早夜撫孤以俟其
成既紹治稍長知學龔擇明師課之勤紡績佐燈
具且勗之曰吾所以不隨汝父即世者以有汝也
汝能明經立志則不死汝父而吾可見於九泉矣
語輙泪下至老猶然卒之紹治賴龔育教取進士
官刑曹疏請上
闕下禮部行監司覈實旌表其門不可以樹風聲而立
世坊乎哉說者謂李父初世使龔果於一殉則無

紹治矣而李氏先人之祀遂絕及生紹治而聾或溺於情愛不知訓教則紹治不能建立何以先施於朝使人人知有李父耶是守節不足爲難撫孤而知教之是聾所以不死其夫也視之自經以從者又不可同日論矣予少時覽同郡文姬投繯事已心服其從一而終之義至余劃妻李氏有子立三說以示不變一曰爲人子當盡孝二曰爲人臣當盡忠三曰爲人婦當盡節名聞嘉定間而其子後以貴顯則又激烈自訖曰必如是方爲不死其

夫也今數百餘年有龔其繼之不煩訓詁不假勸誘而從容殉義委曲成孤與李氏並垂名不朽使其爲男子事君父於大節之臨必能周旋竭力不避艱險而持危保祚恒必賴之不斬斬自逞以敗人之國不愧軀反面以自汚其身可知也與故予等於李母膺

旌命慶風教重有所寄也相率以言頌不徒爲女德勸且以勵天下之爲人臣子者

題朱麓原出守汴藩詩卷序

傳有之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別麓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悪沱也士之於學亦若是而已麓原生自廬陵少警穎闇誦經史日數千言善文詞灑然無留思弱冠計偕上京師取進士友海內秀艾研磨其義理凡百家藝林多所刊定以為學莫是過也及出督閩學瞻望考亭西山諸先生精舍究其所以為學致用者不外主敬二字則又憮然自失曰道在是矣何事旁求故標的諸生不矜辭華惟約之於身心而秉公挺節凜如天威赫臨即勢要弗

能奪以故閩士佩服其教而數年兢俗頓息非閩考亭之風而有所得乎然閩學派出伊洛而淵源於成周跡二程所造無甚驚世異論亦惟主敬以定性故能大公順應學天地之常雖其生不逢時無以驗致用之實而伊洛澗瀍實爲成周東郊當時保釐如周公毖殷頑民克慎厥始繼之君陳寬而有制克和厥中又繼之畢公高旌別淑慝克成厥終是何其致用異宜而不害其爲治耶盖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三后小之以太公而隨時順應故

同底于道此定性之實驗而閩洛所宗者也今麓原兆泰沐藩有保釐之寄而東郊如故豈無怙侈滅義靡靡未殄者乎加之歲惡不登兵革相仍廪無三年之積其游惰轉徙終身不秉耒耜無復盛周氣象將幾而懲之耶抑和以需之耶其所當旌別者又何如也心三后之心而不拘於其跡夫是之謂太公順應由是檢點乎生所復其合乎此者陶淑無不宜之而梁民獨有不宜矣乎是其為學又將躍然自信不猶升東嶽浮滄海而益見其高深乎

深者耶予輩於麓原相期斯道不小見宦歷所至
日進無涯於其行也因各賦詩寄志而序以貽之
他日回自東郊叩質所疑予輩亦將嘸然自失矣

鐔墟堂摘稿卷之四終